

终身献给党——怀念周际参

○周 全（1950经济）

每年，清华外文系1951级在京校友都要聚会一次。去年的聚会，少了一位年纪最大的同伴。金凤向大家说：“萝卜走了！”周际参在校时绰号“萝卜”，因为冬天一冷，她的脸颊冻得通红，像一个红萝卜。

际参是我的老伴，我和她有“五同”深情：一是清华解放前的老同学；二是同在清华入党的老战友；三是解放后同在北京市委系统工作的老同事；四是在“文革”中同住牛棚；五是离休后同愿将遗体捐献给中国协和医学院供解剖教学。2010年8月3日，她因大面积脑梗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今年是她的八十八岁米寿，为怀念这位离开清华后“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勤俭一辈子，终身献给党”（她的

原工作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评语）的老学长，特撰此文，以告关心她的各位校友。

际参是江苏泰兴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早年在北方辗转行医，抗日烽火起，在徐州陆军医院任职。日寇攻进徐州后，被日军残杀，后被授烈士称号。母亲在老家一次日机轰炸中不幸身亡。

际参生于1923年，兄妹二人，早年随父在各地求学，曾在北京温泉女中（鼓楼）、江苏掘港、南通等学校就读，高中毕业后留南通中学任教。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与金凤（蒋励君）、邵敏同住静斋，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清华大学这个小解放区的进步环境中，际参迅速融入学生运动的斗争中，

先后参加了松明团契和西山服务社等党的外围组织，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和服务社牛奶场的工人。奶场工人赵海泉与她结为好友，友情延续到解放后多年。不久，由黄庆华学长（现长辛店某军工厂离休少将）介绍入党，成为一名先锋队战士。由于她具有一个淳朴的中学教师形象，齐耳短发，深度近视，一件长及脚面的阴丹士林旗袍，稳重内敛，平易



2007年校庆外文系51级合影（前排右2为周际参）

□ 怀念师友

近人，不易暴露。在查汝强接任地下党清华、燕京学区书记后，派她作清华、燕京两校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一直默默地完成着党交给的任务。

1949年1月15日，清华园解放整一个月，城内和平谈判尚未结束，党组织通知她参加已解放的石景山地区工作组，借调两周。次日由已参加工作的原清华地下党党员周全（周汝汉）和教师王先冲驱车接往石景山区委驻地北辛安镇（由何东昌同志带队）。此行详见《清华校友通讯》复59期吴宏宛校友撰写的《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一文。际参在三年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没有出头露面，默默地出色完成着党的任务，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谱写了自己的青春之歌。

1949年1月16日，由何东昌同志带领的13名师生，在中共石景山区委领导下，进入石景山钢铁厂协助工作。开头，周际参和苟澄中分派到石钢动力部（发电厂）宣传党的政策，和老工人交朋友，发动群众。当时，碰见老工人曹宪波两口子闹别扭，大吵大闹，其妻寻死觅活，际参多次到曹家中，从体贴、劝导曹妻入手，又照顾到曹的尊严，经多次谈心、调解，缓和



周际参与周全（2009年12月26日）

了快要闹崩的夫妻关系，两口子和好了，并和际参成为好友。此时，石钢正发动工人揭发国民党原区分部通过黄色工会挑动临时工闹事的阴谋。曹过去参加过黄色工会和镇上黑帮“七十二友”。际参的教育和启发，曹与“七十二友”划清界限，挺身而出，反戈一击，在曹宪波的带动下，老工人广泛发动起来。在公诉大会上，曹手持话筒，面对面控诉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黄色工会主席胡殿臣及“七十二友”的罪行。胡等当场被批捕。石钢解放初期的一场关键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石钢开始筹组工会，曹当选为副主席，并被吸收入党，后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由于百废待兴，亟需干部，区委动员部分清华同学留下参加工作。经市委批准，三位教师和学理工的同学回校，际参和五位学文法的同学留下正式参加工作。她被分配到区委宣传部，并随老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

土改中，际参先后在田村和衙门口工作。在一次干部会上，当时的区委书记常浦表扬了她，号召学生干部坚定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起因是这样的：在田村，一位农妇的幼子缺奶，整天哭闹。当时我和际参的大女儿尚不断奶，际参毫不犹豫地抱起幼婴哺乳，一时传为美谈，说“共产党的干部真和咱们农民心贴心”。在衙门口南街，妇女小组组长张桂兰家缺乏男劳力，她上街推碾子，际参急忙赶上去和她一起推，又经常到家中访问，二人成了好朋友，友情多年不断。我多次和际参切磋如何与工农交知心朋友，她说，拿北京话说，对人要实诚，讲信用；遇事不要先想自己，见人有难处，要伸手帮一把。这

“诚、信、帮”使我终生受益。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在帮助困难亲友和同志中，在希望工程中，在向灾区捐献中，她总是带动我尽其所能做出奉献。在工厂、在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中，我们交了许多工农朋友，至今难忘！

在“文革”中，我们先后被打倒，关入“牛棚”，下放农村。她始终坚持说实话，不乱咬人，不做违心事，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难能可贵。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先后调回市里工作。调到原北京市农林局，是际参最后一班岗，职务是办公室副主任。当时，有人对局长常浦说：农林局庙小，容不下这么大的菩萨。常浦同志说：据我多年了解，周际参没有当官思想，只懂埋头干。《北京日报》1975年末登了一副照片新闻，标题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照片中，周际参鼻尖贴着稿纸，用几乎失明的

眼睛，在撰写北京郊区推广沼气的报告。这正是她真实的写照。

“勤俭一辈子”，际参用她一生的实践，证明了她的工作单位在讣告中的这句评语。她有一件淡黄色的针织套头衫，是结婚不久我在石景山区给她买的，她一直穿到第三个孩子出生还舍不得扔，孩子们说：“妈妈的衣服可以送博物馆了！”平时家里用水不准浪费，我洗完脸她立马接着洗。入厕后用纸，小到不可想象；洗碗只用一丁点水……和她商量遗嘱时，她倡议捐赠遗体给医学院供教学解剖用，说：“这是对党的最后贡献！”如今，她的遗愿已经实现，她的名字镌刻在朝阳区的长青园陵园中。

今年是我们的“钻石婚”纪念！我们六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往事，使我可以说一句：际参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像一株“清芬挺秀”的小松，在清华的园林中郁郁葱葱。

吴宏聪老学长离世

2011年8月17日，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20多年的中山大学著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宏聪先生病逝，享年93岁。

吴宏聪先生是广东蕉岭人，生于1918年，1938年至1942年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先后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王力等大师，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原组成高校复原，吴先生来到中山大学任教。除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调往广西大学外，他一直在中大工作，执教达52年，被称为“中大标志性的人物”。



吴宏聪学长

吴先生的著作有《闻一多文化观及其他》、《丘逢甲研究》（第一、二辑）等，他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仍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被广泛使用。